

连云港著

# 谁先到达美洲

● 纪念东晋法显大师到达美洲1580年

國名取 路如星 正而進 天晴日 深無底 屬商人 然火色 夜闇時 雨時為 唯望日 大海弥

## 世界史定论突破新说

- 中国人五世纪初到达美洲
- 佛僧法显横渡太平洋
- 中国佛教之光荣 中华民族之光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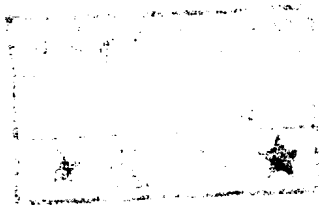
K237.2  
1

85492

# 谁先到达美洲

纪念东晋法显大师到达美洲 1580 年  
兼纪念哥伦布到达美洲 500 年

连云山 著



\*20042159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030号

责任编辑：曾梅筠  
责任校对：尹力  
封面设计：毛国宣  
版式设计：王丹丹

谁先到达美洲

SHUI XIAN DAODA MEIZHOU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京安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125印张 4插页 125千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册

ISBN 7-5004-1154-5/K·170 定价：6.05元

高僧圖



誰先到达美洲

周谷城題



# 誰先到美洲？

紀念東晉法顯法師到達美洲一千五百八十年  
兼紀念哥倫布到達美洲五百年

樸初題 

## 贾兰坡序

最近，连云山先生给我看了他写的《谁先到达美洲？》——纪念东晋法显到达美洲一千五百八十年，兼纪念哥伦布到达美洲五百年——一书的稿件嘱我作“序”。我对此虽然是外行，但我对这一问题又颇感兴趣，我即欣然答应了他的要求。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只知意大利航海家和探险家哥伦布是登上美洲的第一个欧洲人。后来，我见到兴公于1913年在《地学杂志·说鄂》第七期发表的《寻获美洲者非哥伦布说》一文，说“近来西方学者忽创一说，谓最初寻获美洲者，实为中国人。其说以美洲红印度人之语言形体皆与中国人相似为证……最近则有著名考古学家奈云偕人类学家数人在墨西哥国越万滔地方寻获泥制古像甚多，面貌确与华人无异，其衣饰亦稔为中国十数纪之物。此外还发现有泥造佛像，在佛像之侧又有古铜钱以一中国绳贯之，乃可证明美洲大陆实由中国人最先发现者”。

此外，我还曾为海洋出版社转来的《几近退色的记录》一书的译稿作“序”，原作者是一位美国老年小姐，前人民日报社驻香港代表、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理事袁先禄先生在美时曾访问过这位小姐。她在书中说：“中国人至少在4000年前就已开始到北美和中美探险了。”原作者根据慧深所提供的线索，踏着慧深1500年前的足迹，从东亚利桑那往北旅行的情形，描写得有声有色。她还查对了《山海经》（推测是战国后期的作品）中所记录的山脉，说“在怀俄明州找到了与记载相符的地方”，因此她对

“4000年前就为白雪皑皑的峻峭山峰绘制地图的刚毅无畏的中国人，我们只有低头顶礼”。可是我相信这个汉译本书并未出版，因为《海洋》杂志，把我的“序言”发表在1987年第10期了。

一般人都认为美洲最古老的居民是印第安人，他们是在一万五千到二万年前从亚洲经白令海峡迁入了美洲；印第安人属于蒙古人种的美洲支系也为人类学家所确定。但对美洲居民何时从亚洲的楚克奇半岛到达美洲阿拉斯加则有不同的意见，并认为在美国发现有距今10万年前的文化遗物。

我对蒙古人种何时通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很感兴趣。并对这个问题也写了一些文章。远在1937和1939年，纳尔逊和德日进都曾以亚洲发现的细石器和北美的细石器类型相一致作过论述。1978年，我发表了《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它的传统、起源与分布》，并认为东亚和北美的细石器起源于华北地区；1985年我和陈淳发表的《亚洲和北美洲的史前文化联系》一文中提出：“北太平洋地区马蹄形文化带，华北地区正是这一洲际文化带传播的起点和渊源所在。”根据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细石器文化的主人在距今1万数千年前才到达阿拉斯加西部，并率先占据了费尔班斯克地方。因为正当冰期的时候，“没有人工取火和缝紵皮衣的条件，还不能使北纬65°地带变为通途”。

连云山先生为纪念东晋法显到达美洲一千五百八十年和哥伦布到达美洲五百年而写的《谁先到达美洲？》一书，他阅读了不少古今文献，并作了大量考证。这是很值得赞扬的一件大事。尽管法显到达美洲的事件为许多《传记》所不载，人们只知他从长安到印度和斯里兰卡求法，获经典甚多。后来乘船从海路经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回到山东青岛的崂山，游三十余国。但这也不等于说他未到过美洲，因为世界上的许多事迹的记载也并不全面，甚至不可靠，愈往古代推移愈是如此，事件失落的现象也就愈多。哥伦布虽然于五百年前即到达过美洲，但直到他逝世还误认



为他所到达的地方是印度，故称当地居民为“印第安人”。（《辞海》）

我一直觉得，一桩科学事件或历史事件能得到人们的承认，实非易事；只有彼此不断地进行讨论，拿出证据，才能使人深信不疑。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才愿为本书作“序”。目的是希望对此有兴趣的各方面的学者把它当作一个未曾解决的事件来对待。

1991年11月14日于北京

## 苏秉琦序

连云港教授的力作《谁先到达美洲?》——纪念东晋法显到达美洲一千五百八十年兼纪念哥伦布到达美洲五百年——是一部经历三十年的艰辛劳动结出的硕果。我仔细读过了，受益不浅，感触甚深，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这是一个严肃的课题、缜密的论著，极富现实意义，发人深思。

20—21世纪之交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重新认识人类文明史是现实生活提出的大课题。而人类古文明三大中心发展道路的差异及其相互撞击迸发出的火花的相互作用则是解开这一课题的关键所在。近半个多世纪考古学科的发展所取得的诸多突破性成果，则为此提供了可信的条件。一千五百年前东晋法显为向印度求佛法，五百年前西班牙哥伦布为向往东方的财富，误打误撞，迷失方向，发现了“新大陆”。二者机缘相似，目的不同，然而，他们实质上实现了同一个历史任务。三大古文明，古文化传统在此会晤了，终于形成了今日世界文化总体格局。无疑，这格局也正是在这个跨世纪的年代发生巨变的过程中。为此，我们期待着1992年全体进步人类理应借此机会进行一次认真的历史反思，从而找到每个国家、民族、人民在这关键的几十年间自己的历史地位、历史使命和责任。

我衷心期望这本书稿能及时（1992年）出版，更虔诚地期望，特别是生活在环太平洋广大区域的人们，为了人类幸福的未

来，做出自己的努力。

最后，我愿借此机会，向著者连云港同志表示我无上的敬意！

1991年12月23日于北京

# 目 录

自 序	( 1 )
绪 论	( 7 )
第一章 法显的一生	( 13 )
第二章 欧洲人和章太炎的观点	( 21 )
第三章 英国学者爪哇说与绕道论真相	( 26 )
第四章 法显横渡太平洋的证据	( 37 )
第五章 墨西哥—青岛崂山之航行	( 43 )
第六章 古代中国人和欧洲人眼中的世界	( 49 )
第七章 美洲考古——旁证之一	( 54 )
第八章 中国古代造船与太平洋航海史—— 旁证之二	( 64 )
第九章 中国古代造船和前往印度洋、罗马帝国 航海史——旁证之三	( 100 )
第十章 明清时代五亿墨西哥银元怎样来到中国 ——旁证之四	( 111 )
第十一章 拨开迷雾还历史本来面目	( 118 )
第十二章 法显到达美洲为何能够先于哥伦布	( 124 )
第十三章 “哥伦布有成果，法显没成果”说	

	商權 .....	( 135 )
<b>第十四章</b>	一样到达美洲，两种不同性质 .....	( 142 )
<b>第十五章</b>	不是一个翻掉一个，而是相映成辉 .....	( 147 )
<b>附录一：</b>	《法显传》版本藏书处.....	( 151 )
<b>附录二：</b>	有关本书题名、题词的材料 .....	( 152 )
<b>外文目录</b>	.....	( 155 )

## 自序

“您是老新闻工作者，怎么研究起佛教高僧法显和谁先到美洲的问题？”朋友们问。

我研究法显和中国人先到美洲问题，确属偶然。但时间已比较长了。此事还得从三十年前我因报导首次日本展览会而研究了另一中国高僧说起。

1963年，战后日本工业展览会第一次来中国举办。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和全面封锁、孤立的政策，日本政府在美国的压力和本国右翼势力的牵制下，也追随美国不同中国建交，中日和约也没有签订，法律上两国仍处于敌对的交战状态。所以日本工业展览会是在廖承志、南汉宸、石桥湛三、松村谦三、高琦达之助等中日民间友好人士的努力和推动下，突破美日两国仇视新中国的右翼势力阻挠和破坏来中国举办的。

当时我在人民日报任国际评论员，外出采访则为记者。在日本将展品运来北京，由日本人布置完毕，展览会即将开幕的前几天，报社领导人副总编辑李庄和潘非同志把我找去，要我迅速前去采访。突击写一篇全面述评通讯，报导这个展览会，务必在开幕当天见报。

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要求采写出一篇重头的评述性的报导，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受领这个任务后立即赶到北京饭店访问了国际贸易促会的南汉宸，中日友协的王晓云、肖前和当时任国际贸易促进会宣传部长的任建新同志，听取了他们作的如上简要介绍

后，又赶到北京展览馆作现场采访。到北京展览馆一看，才知道这次日本来华展览是全国产业界齐出动，各行各业都参展，大至各种工业设备，小至各种百货应有尽有，展览馆所有展厅和全部露天广场都占满了。

全面述评日本这样工业发达国家的包罗万象的大型国际展览，如何下手？从那里谈起？怎样才能用几千字的篇幅全面地、生动有趣地评述其事？我必须在这个展览会寻找一个适当的角度，寻找到一个两国社会各界都无话可说，都能接受的角度或突破点，才能使这篇报导提纲挈领，引人入胜，又很得体。

为了寻找这个角度，我仔细看了一整天，又在精通日语的吴德烈同志大力帮助下，采访了多位日本人士。均未获理想角度。忽然在一个地方馆内，看到一张非常慈祥的坐佛大照片，上写《唐大和尚鉴真遗像》，下有一段简略的说明。

我突然心里一亮，找到了，就是他。日本展览会的主题是日中友好。日中友好数千年的最好代表和见证就是鉴真。现在的展览是千多年来两国友好的继续。报导日本展览会，突出鉴真，这是中国各界都能接受，日本社会各界也都乐于接受的主题曲。于是我立即奔赴北京图书馆，查阅鉴真传记和资料，满载而归，结合展览会见闻和资料，主题清晰，文思泉涌，一篇六千多字的评述报导很快写成了。副总编辑李庄同志值夜班，他满脸堆笑，稍加修饰，全文发表，标题是《中日友好是任何势力阻挡不了的》，载人民日报1963年10月6日第2版。

我了解法显，研究法显，就是这样和鉴真一起开始的。当时为了对鉴真的活动和意义讲得分寸适当，我曾翻阅了中国佛教史料，将中国历史上出国活动的四大名僧法显、鉴真、玄奘、义净作了比较，由此才知道了法显不平凡的事迹。在研究这四位中国高僧的事迹时，我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震撼，为他们追求真理而舍身求法，或为弘扬一种思想而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深深感动。

这时才知道鲁迅将他们的精神评为中华脊梁骨的民族精神，是有道理的。

在写完鉴真和日本展览会后，曾试图研究和撰写一篇法显东航初探。当时我对法显从狮子国（斯里兰卡）渡海回国，在海上东漂三个半月，究竟到了什么地方，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见到的中外著作都说是所到之地为苏门答腊或爪哇。但我认为解释不通，而推测所到之地应为别地。可是要推倒已有之说，论证所到之地为何处，并非易事，必须有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海洋学、气象学、航海史等充分根据才能证明。因此自那时以后三十年来曾几次想研究此事，终因涉及面广，难度很大，学力有限，几次拿起来又放下了。

1990年，我已66岁，意识到在人生旅途中已日益走向终点站，而这个法显研究三十年几上几下，未能做下去，心不甘。我一生爱好研究，爱好认真，遇事必须研究到底弄个明白。法显所到之处究为何地？尽管中外论著众口一词都说是苏门答腊或爪哇，但没有任何一种著作能够从人种学、考古学、历史学、气象学、海流学、航海学和航海实践上提出一件论据或理由，来证明所到之处确为苏门答腊或爪哇。全都是笼统一说，言而无据。这都是不能服人的。我推测所到之地可能为别的地方，也只是推测，如果没有上述各方面的充分论据，也是不能成立的。无论肯定否定，都必须从事实出发好好研究，获有了充分论据，那才能得知究竟。

为此，我决定在到达人生终点站之前，再拼搏一番，或许能弄个明白。但我已不在人民日报工作，已经没有助手、没有优越的查阅图书资料的条件了。那也决心事其倍而功其半地艰难进行。自费去外地调查，回京查资料，收集、分析、筛选、研究；跑书店，自费购买书籍资料；每天挤公共汽车到各大图书馆去排队、领牌、填单、找座阅读、抄录、复印、绘图、啃面包、喝开



水、打磕睡、再还、再借、再抄、再挤车回家。挤上车已站不住，到家就精疲力竭了。再吃中药，增体力，休息几天，挑灯夜战，研究写作。再挤车，再抄录，研究，再跑书店……。周而复始，艰苦奋斗，体力、脑力和微薄的离休工资全付出。每一专题完成，等于大病一场，不死也脱几层皮。总算把十几个专题研究完，经数年努力，完成了这一探索性书稿的写作。

在近年的写作中，多位友人给了热情鼓励，他们是：北京大学国际法教授毕季龙先生，人民大学拉丁美洲史教授李春辉先生，中国太平洋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张海峰先生，中国航海史研究会会长胡家明先生，中国古代航海史研究室主任贺殿阁先生，研究学者王志毅先生，中国华侨历史研究会秘书长方雄普先生，原中国海军驱逐舰副舰长潘进战先生，学者唐本立、连维忠、王久成，友人张思智、丁瑞林、石福元先生。特致谢意。

应我请求，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若尔贝先生，文化专员菲利普·博斯梯埃尔先生和中国驻法使馆，帮助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查到1836年法国学者阿贝尔·雷米萨翻译《法显传》等法文资料；墨西哥驻华使馆文化参赞安维拉先生、秘书徐征先生和中国驻墨西哥使馆，帮助在墨西哥人类历史博物馆等处查到了墨西哥资料；在美国史丹佛研究所进修的中国学者孙吃小姐，寻找到美国资料；李犇先生，李江小姐帮助在北京找到1868、1896、1932年的英国资料。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此书写完后立即遇到一个比研究还难的问题——出版难。多家出版社要求我给提供几万元赞助。我自费研究已耗尽积蓄，无能为力。为乞求赞助奔走半年，一无所得。在走投无路情况下，将书稿分送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和中国佛教协会领导人。没有想到，仅一周时间，三家领导人就看了书稿通知作者，他们决定不要我提供一分赞助，给予出版。后来我决定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书，谨向三家领导人致以诚挚的谢意。